

## 試論孫光憲的四首〈楊柳枝〉

張 以 仁\*

—

《花間集》收有孫光憲〈楊柳枝〉四首，素來不受詞學家重視。四首詞是這樣的：

閨門風暖落花乾，飛遍江城雪不寒。獨有晚來臨水驛，閒人多凭赤闌干。（其一）

有池有榭即濛濛，浸潤翻成長養功。恰似有人長點檢，着行排立向春風。（其二）

根柢雖然傍濁河，無妨終日近笙歌。驂驂金帶誰堪比，還共黃鶯不較多。（其三）

萬株枯槁怨亡隋，似弔吳宮各自垂。好是淮陰明月夜，酒樓橫笛不勝吹。（其四）

很少看見選注者或賞析者討論過這四首詞，似乎只有作《花間》全集的評注時，才不能不涉及它，但好評卻不多。像湯顯祖的《評花間》，竟說第二首的「浸潤翻成長養功」句為：「拙且蠢」。湯氏評《花間》詞，很少下這麼重

---

\*本處設所諮詢委員，本院史語所研究員，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的貶語。對於孫光憲的詞，他也有相當不錯的批評，譬如評〈浣溪沙〉之三的「花漸凋疏不耐風」，之四的「一庭疏雨濕春愁」，便說：「『不耐風』、『濕春愁』，皆集中創語。」又如評〈漁歌子〉二詞更說：「竟奪了張志和、張季鷹坐席，忒覺狠些。」後者尤有過譽之嫌。《栩莊漫記》便不同意他的意見而說：「二詞亦疏曠，特未能與『西塞山前』原唱爭勝耳」。<sup>①</sup>可見湯氏對孫光憲的詞並無任何成見。

湯氏之外，蕭繼宗的評語更值得注意，他說：

〈楊柳枝〉四首，不以詞論，即以詩衡之，亦是惡札，真不當闖入也。<sup>②</sup>

蕭氏從四詞整體作評議，自與挑剔字句者不同，而竟譏為「惡札」，認為選詞者不應該把這樣惡劣的詞收入《花間》，這樣的批評是更嚴重了。至於蕭氏以〈楊柳枝〉為七絕詩，不能算是詞，則是他個人對「詞」體的看法，其說詳見所著《評點校注花間集》溫庭筠〈楊柳枝〉之一的按語，拙文〈讀詞小識〉對他的意見有過討論，<sup>③</sup>這裏不贅。

當然，好的批評也不是沒有，《栩莊漫記》就以為第一首的「飛遍江城雪不寒」句為：「得詠絮之妙」。對四詞每一首都給予好評的是沈祥源、傅生文合著的《花間集新注》（以下簡稱《新注》），<sup>④</sup>他們以為：

這首詞詠柳。頭二句寫暮春風暖，江城柳絮紛飛如雪，寫景。後二句寫臨水驛邊，人們憑欄賞柳之閑情，寫人。全是一幅春柳圖。碧柳紅欄，

① 上述諸說，皆見李冰若《花間集評注》，楊家駱編：《宋紹興本花間集附校注》（臺北：鼎文書局，1974年初版），頁199，楊書內收《宋紹興本花間集》10卷；李一氓校：《花間集校》10卷，附錄2卷；李冰若注：《花間集評注》10卷等三書。《栩莊漫記》李冰若自作，見1993年6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花間集評注》李慶蘇所撰〈影印出版後記〉。慶蘇，冰若子，該記撰於1989年4月。

② 見蕭氏所著：《評點校注花間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初版）。

③ 見臺大《中文學報》創刊號（1975年11月），頁139-150。

④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分外好看。（第一首）

這首詞也是詠柳。頭二句寫柳絮濛濛，而柳樹要靠池水滋養才能生成。後二句寫柳樹排立成行，如有人修剪，迎風婀娜，情意依依。（第二首）這首詞也是詠柳。頭二句寫柳雖生長在濁河之畔，但成長後，也常常接近富豪家的笙歌。後二句寫柳枝美如金帶，無與倫比，但與黃鸝相配而存，一靜一動，還是很和諧的春色。柳從「傍濁河」而後「近笙歌」，似有寓意，作者家世業農，獨好學而成材，步入帷幄，與柳頗有相似之處。（第三首）

這首詞仍是詠柳。頭兩句寫萬株柳樹枯槁，彷彿在責怨已經滅亡了的隋朝。柳枝下垂，又彷彿在憑弔吳王古臺。後二句是說人們喜愛楊柳，常在明月夜裏，吹奏起以楊柳為題的樂曲，情意不盡。（第四首）

文字不多，因此全部引來。我們可以看出，除第三首外，《新注》幾乎全從柳樹本身著眼：頭一首是春柳圖，覺得「碧柳紅欄，分外好看」。其他或寫柳的姿態，或寫柳的容色，或寫柳的情意，贊賞它迎風婀娜，美如金帶，情意依依不盡，而著眼點都在「詠柳」，只有第三首，始懷疑「傍濁河」「近笙歌」二句可能有寓意而涉及作者身世。這種樸素的評論雖有它的意義：它至少追隨讀者的一般性的眼光，介紹了這四首詞表面呈現的若干優點，或者說，它至少從一個較為平實的角度，導引了讀者作一種一般性的欣賞。不過，這是否即作者的原意呢？即就《新注》的文字看，第三首不必說，何以第二首要夾雜議論呢？「要靠池水滋養才能長成」，是講植物學嗎？這就難怪若士要說它「拙且蠢」了。「排立成行，如有人修剪」，風流的張緒，豈不成了出操的軍人武士了？這樣的描寫柳樹，即非「惡札」，但豈能辭「笨拙」之譏？而第四首言柳之枯榮，呼應時代的盛衰，賦柳以這樣的意義，顯然已溢出純粹詠柳的樸素筆法了。

舊說對四詞的意見既然不齊，其中論析復多疑義，本文因此願意別提新

說，以就正於高明。

二

《花間》收錄〈楊柳枝〉詞十五首，計：

溫庭筠八首。

皇甫松二首。

顧夔一首。

孫光憲四首。

另〈柳枝〉詞九首，計：

牛嶠五首。

張泌一首。

和凝三首。

二者音律體式不殊，當是異名同實。《花間集》中，有二十八字及四十字兩式。前者七言四句，有如七絕詩。後者七字句後，綴以三字短句，顧夔的〈楊柳枝〉，張泌的〈柳枝〉，都屬此體。湯顯祖以爲是「變體」，<sup>⑤</sup>是否係就原有泛聲而加以補實，有如樂府詩之有泛聲「上留田」，詞調中〈采蓮子〉之有「舉棹」「年少」，〈竹枝〉之有「女兒」「竹枝」之類？則不得而知。但其七字句平仄已與七絕迥不相同，且分爲上下兩片，乃成雙調，則又不似泛聲補實。<sup>⑥</sup>蕭繼宗以爲這種補實的〈柳枝〉詞才是「正體」，而斥若士之「變體」說爲謬，<sup>⑦</sup>似乎結論下得過於倉卒，很多現象無法解釋。顧、張二詞，體式既不同於他家，內容也不一樣；顧詞寫秋夜閨思，張詞寫美人春睡，絲毫不與楊柳相關，

<sup>⑤</sup> 見張泌〈柳枝〉下《湯評》，轉引自李冰若：《花間集評注》，參註①。

<sup>⑥</sup> 張夢機：《詞律探源》（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初版），以爲是「和聲填實」，非。見該書，頁208-209。

<sup>⑦</sup> 見蕭書張泌〈柳枝〉下按語，參註②。

與他家〈楊柳枝〉（除和凝的第三首外）很是不同，那種二十八字的〈楊柳枝〉（或〈柳枝〉），他們共同的特點是：柳以擬人，藉柳興感，很少有不涉及柳樹的。和凝的第三首，雖然只寫自己冶遊之樂，但還有暗示「章臺柳」的意思在；也很少有純粹寫柳樹的，所以湯顯祖評溫庭筠〈楊柳枝〉說：

〈楊柳枝〉，唐自劉禹錫、白樂天而下，凡數十首。然惟詠史詠物，比諷隱含，方能各極其妙。如「飛入宮牆不見人」、「隨風好去落誰家」、「萬樹千條各自垂」等什，皆感物寫哀，言不盡意，真託詠之名匠也。此中三、五、卒章，直堪方駕劉、白。

又評牛嶠〈柳枝〉說：

〈楊枝〉、〈柳枝〉、〈楊柳枝〉，總以物託興。前人無甚分析。但極詠物之致，而能抒作者懷，能下讀者淚，斯其至矣。「舞送行人」句，正是使人悲惋。

此所以詠柳每詠史，正是因為有比興寄託之意存在之故。此項說明，正顯示〈楊柳枝〉創作的傳統有其普泛性以及傳承性。（也間接有助於此調正變二體之辨別）。這種認知，正可以作為我們討論孫氏四詞的基礎。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根據此一基礎，建立我們的假設，我們可以嘗試從寄託擬人的方向去瞭解這四首詞，而不光是從柳的本身上去探索。有如《新注》，雖然已獲得若干訊息，卻始終沒有調整航向，殊覺可惜。

### 三

孫氏四詞，第一首表面是詠暮春柳色，它臨水驛而伴落花，飛絮如雪，滿城輕颺，它飄泊無方嗎？它追逐什麼呢？卻只能入暮與閑人為伴，笙歌不再，盡褪繁華；第二首寫柳的適應能力甚強，池邊樹畔，莫不青青而濛濛，浸潤的磨練反能使它茁長茂發，成列成行，迎向春風；第三首謂其根柢雖鄰穢濁，然成長則日近高華，它柔絲氍氍，閃耀著黃金一般的顏色，與黃鶯相配，毫不遜

色；第四首則言柳各有其遭遇：隋滅而堤柳亦枯；姑蘇臺畔，荒柳低垂，似弔吳之亡國；只有淮陰一隅，猶歌舞繁華，楊柳新曲，時時在美妙音樂中傳佈開來。他作這樣的描寫，到底想說些什麼呢？

我們如果試著把四詞的意思凝鍊起來，第一首的主旨應該是暮春柳色，繁華散後；第二首則是詠柳能適應茁壯；第三首詠柳能自成高貴；第四首詠柳之與世枯榮。從這些要點上看，已略可窺見四詞擬人與興感的影子，但它不類《花間》其他的〈楊柳枝〉，它不像風流的張緒，也不伴浣紗的西施；既不寄情閨閣，也不託怨青樓，不寫輕盈的舞腰，旖旎的風神，纏綿的情致。他所寫的竟是柳的寂寞的感受，柳的適應的能力，以及自強的精神、枯榮的命運！從一種前所未有的角度與觀點，展現出嶄新的面目。和前人詞中習見的柔姿媚態迥不相同，「蠢拙」「惡札」等譏評之來，大概這也是原因之一吧？然則這四首詞到底何所寄寓呢？我以為第三詞便是關鍵，其中已經透露了端倪。

《新注》說得不錯，第三詞很像是陳述孫光憲自己的身世，《十國春秋》卷一百二十對他的生平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今節錄若干要點於下：

孫光憲，字孟文，貴平人（今四川省仁壽縣附近），家世業農。至光獨讀書好學。唐時為陵州刺史，有聲。天成初，<sup>⑧</sup> 避地江陵，武信王<sup>⑨</sup> 奄有荆土，招致四方之士，用梁震薦，入掌書記。王方大治戰艦，欲與楚角。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交惡於楚，一旦他國乘吾弊，良足憂也，王乃止。文獻王<sup>⑩</sup> 立，會梁震乞休，悉以政事委光憲。王居恒羨馬氏<sup>⑪</sup> 豪靡，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徒驕侈僭汰，

⑧ 「天成」為後唐明宗年號，初年當西元926年。

⑨ 武信王即荆南始祖高季興，原名高季昌。

⑩ 文獻王，高季興子高從誨。

⑪ 馬氏，指楚王馬希範。

取快一時，危亡無日矣，又何足慕乎？」王忽悟曰：「公言是也。」爲悔謝久之。光憲事南平三世，皆處幕中。累官荆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秘書少監，試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繼冲時，<sup>⑫</sup>宋使慕容延釗等征湖南，假道於荆，約以兵過城外。大將李景威勸繼冲嚴兵備之，光憲叱之……因教繼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悉獻三州之地。宋太祖嘉其功，授光憲黃州刺史，賜賚加等，在郡亦稱治。乾德末<sup>⑬</sup>卒。光憲博物稽古，……性嗜經籍，聚書凡數千卷，咸自鈔寫，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自號葆光子。所著有《荆臺集》、《橘齋集》、《筆傭集》、《顰湖集》、《北夢瑣言》、《蠶書》若干卷。又撰《續通曆》，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毀之。光憲素以文學自負，處荆南頗快快不得志。嘗慕史氏之作，頗恨居諸幕下，不足以展其才力。每謂知交曰：「寧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光憲又雅善小詞，蜀人輯《花間集》。采其詞至六十餘篇。

孫光憲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根據這一段資料，我們可以看到下面幾點：

第一，他是農家子弟，出身寒微，因勤奮好學而進入仕宦階層。

第二，他生於戰亂頻仍的時代，目睹艱危，飽經憂患，多歷磨練。

第三，他博學多識，善詞章，嗜經史，勤著作，才情過人。<sup>⑭</sup>

⑫ 繼冲，高季興曾孫，荆南末代主。

⑬ 乾德，宋太祖年號，末年當西元967年。

⑭ 孫光憲著作豐富，所著除《荆臺》、《顰湖》、《筆傭》、《橘齋》、《紀過》諸書爲詩文集外，其他如《蠶書》爲農書，《續通曆》爲編年史，《北夢瑣言》爲雜史筆記。今只《北夢瑣言》一書傳世，其他據《四庫全書總目》考證：「自宋代已散失」。《北夢瑣言·序》中說到他的著作旨趣，說他有鑒於晚唐秘籍亡佚，他爲了保存一代遺文佚事，以勉勵後人，「欲因事垂戒」「俾希仰前事」，而成其書；他的詞作收入《花間集》共六十一首，數量上僅次於溫飛卿，而運用詞調之多（共二十五調），《花間》爲第一。所吟詠者，除男女情事、綺怨閨愁以及歡悅之情外，尚及於非男女情詞的別情、詠史、弔古、風土、寫景、人物、邊塞、詠物等方面，其範圍之廣，《花間》他家無出（續下頁）

第四，他曾親民勤政，著有政績；他曾勸止武信王攻楚，愛國恤民；他曾勸阻文獻王高從誨及其子侍中保勛奢淫之念，勸儉戒貪；他曾叱李景威抗宋之舉，勸侍中繼冲納地降宋，量力知勢。凡此，在在都可看出他有經濟的才能，有通達的見識，有立身的原則。他也瞭解歷史的軌迹，知道天下大勢的趨向，勤儉自持，知微達變。

第五，他有經國之志，但久居幕府，職在閑散，頗不甘心年華虛度，有負平生。

《十國春秋》記載了他勸保勛降宋的一段話：

光憲諫保勛曰：「宋有天下，詔書皆合仁義，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儉，勿奢勿僭，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

十國各據一方，擁兵自重，雖然改變名號，但仍然是唐末藩鎮的局面。中原逐鹿者，梁、唐、晉、漢、周，經宋統一，大勢所在，情態明顯。他的勸降，一則基於儒家君臣之義，二則也是深有自知之明呢！

這就是孫光憲，自號「葆光子」的孫孟文！「葆光」一語，出自《莊子·齊物論》，其辭云：「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狀智德之圓融，從而亦可略窺他的自負自許的內心世界。

另外，根據近人的研究，我們還可以補充一些資料：

一是關於他的生年：

其右（其詳可參考拙作：〈花間集中的非情詞〉，將出版。蔡中明：〈孫光憲及其詞〉一文尚未提到他的寫景、人物、邊塞等詞）。其中若干首，如〈河傳〉之二，〈楊柳枝〉之四，〈後庭花〉之二，更寓興亡之戒，這在《花間》是少有的。他的詞，時有別出機杼處，睿思逸想，隨處可見。即使如〈女冠子〉這種易流於陳腔濫調的詞，他也有與眾不同的寫法，譬如他的〈女冠子〉之一：「品流巫峽外，名籍紫微中」，便是從女冠的知名度以及修道的目的上落筆，從一種新的角度描寫，避免因襲成說之病，這在《花間》是罕見的。蔡中明更提到他的另一首〈女冠子〉「勿以吹簫伴，不同羣」，說他「自詡清高，幾乎不食人間煙火，詞氣之冷峭，與溫庭筠、薛昭蘊、鹿虔展、毛熙震的賦題不同調大異其趣。」這種看法是不錯的。從這些資料來看，他不止有倚馬之才，而且博學多能，勇於創新變俗，實在不凡。

他的生年，正史未載。今人所著表譜辭典之類，多定其生年為西元九〇〇年。然據湖北大學講師劉尊明考證，<sup>⑮</sup>認為他當生於西元八九五年（唐昭宗乾寧二年），卒於九六八年（宋太祖乾德六年），享年七十三歲。另外，蔡中民以為他的生年在唐中和五年，西元八八五年，這是他弄錯了，如果他的計算沒有錯誤，應該是西元八九五年，<sup>⑯</sup>與劉尊明同。

二是關於他的籍貫：

《十國春秋》說他是貴平人。貴平，在唐代屬劍南道陵州，宋代屬成都府仙井監，今為四川省仁壽縣。可是《北夢瑣言》孫氏自署名「富春孫光憲」，富春即今浙江省富春縣，近人姜方鏞《蜀詞人評傳》云：「按衛卿有孫林文（仁案：「文」乃「父」之誤，《左傳》凡18見）。凡孫氏皆望富春，蓋始於魏晉。光憲本為陵州貴平人，而其著書自署曰，『富春孫光憲』，蓋郡望族望，宋人皆重之。」<sup>⑰</sup>則富春是他的郡望。他的籍貫還是貴平，即今四川仁壽縣，所以他在《北夢瑣言·自序》中說：「僕生自岷峨。」

三是關於他的經歷：

《十國春秋》說他「唐時，為陵州判官，有聲。」按唐亡於西元九〇六年，如果他生於八九五年，唐亡時年僅十二歲，如果他生於九〇〇年，則僅七歲，都不可能為陵州判官。劉尊明因此說他為陵州判官是在前蜀時。陵州當時屬劍南道，是蜀地，前蜀有國，當西元九〇七至九二五年，即後梁（907—922）至後唐莊宗三年（923—925），如果《十國春秋》的「唐」指的是後唐，那麼，他作前蜀的陵州判官，便在九二三至九二五這三年，那時候他是二十八至

<sup>⑮</sup> 見劉尊明：〈花間詞人孫光憲生平事迹考證〉，《文學遺產》（1989年6月）。

<sup>⑯</sup> 見蔡中民：〈孫光憲及其詞〉，《成都師專學報》（1986年1月）。按蔡氏根據《三楚新錄》所載：孫光憲與梁延嗣「年甲相並」，而梁氏於「開寶9年（976年）卒」，乃推定孫氏生年「約在唐中和5年，即西元885年左右」。不知由976年上推81年，實為西元895年，乃唐昭宗乾寧2年，他多算了十年。

<sup>⑰</sup> 成都古籍書店，1984年影印本。此轉引自劉尊明前述文，參注<sup>⑮</sup>。

三十歲。《十國春秋》例稱「後唐」爲「唐」，如卷四十四謂牛希濟入洛，「唐明宗……試蜀主降唐詩五十六字」，「唐明宗」便是李克用的養子李嗣源；又卷三十七：「乾德（仁案：前蜀後主年號）六年……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嚴與後主語，盛稱唐德」，「唐」皆指後唐，其時已是後唐莊宗二年。這種情形，《五代史》也如此，只有《宋史》才稱「後唐」。可知他是在後唐莊宗的時候，作過前蜀的陵州判官；到西元九二六年，後唐滅了前蜀，光憲避地江陵，也就是高季興統治的荆南，《資治通鑑》後唐天成元年（926）載：「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十國春秋》與同。那時候他三十一歲。他歷事武信王高季興，文獻王高從誨，貞懿王高保融、侍中高保勳、侍中高繼沖，累官荆南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秘書少監、試御史中丞，久處幕府。直到九六三年勸繼沖降宋，他在荆南已長達三十七年。降宋後，太祖授黃州刺史，九六八年卒，享年七十三。他一生經歷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宋七個朝代，做過前蜀、荆南、宋三朝的官。

四是關於他的交遊，特別是與《花間》詞人的關係：

根據劉尊明的考證，他早年在成都遊歷期間，結識了翰林學士牛希濟。他還可能認識司徒毛文錫。《花間集》不收南唐馮正中詞，而收荆南孫光憲詞，是因南唐地緣遠隔呢？還是孫光憲與蜀關係不同呢？或許兩者都有。而孫光憲的詞選入《花間》的達六十一首之多，數量僅次於溫飛卿，可見對他的重視。

這就是孫光憲。

#### 四

現在，我們再回到他的四首〈楊柳枝〉上，將他的身世、才情、懷抱、心境、哲識，投影其間：

他出身農家子弟，豈非第三詞所說「根柢雖然傍濁河」麼？而獨讀書好學，不正是「無妨終日近笙歌」麼？「無妨」二字，傲然地顯示了他的力爭上

游的成就，他終於齊身仕宦，成就功業，所謂「驂駟金帶誰堪比？還共黃鶯不較多」，不就是他的寫照麼？《新注》看出其中部分迹象，卻不能進一步統觀四詞，分析它們的整體關係。而蔡中民也但以為這首詞「立意也與眾不同，氣足理深」，都未作深一層的探求，殊為可惜。

孟文於唐亡之後遊宦江南，屢誠奢淫，尤忌僭汰，最後勸主降宋。可見他深具遠見，久有權衡，且頗能俯仰自如，順應潮流，調適環境。他處於戰亂頻仍的時代，目睹艱危，多經歷練。第二詞首句「有池有樹即濛濛」，柳得水即長，濛濛繁茂，寫柳適應環境的能力也正是寫他自己的能力。第二句「浸潤翻成長養功」，也不是一句空話，更不限於他發奮讀書的年輕往事，實已包涵了他多所歷練的艱辛生命歷程。加上他佩蘭扈芷，脩身建德，潔己匡人（第三句），<sup>⑱</sup>終能「着行排列向春風」（第四句）。<sup>⑲</sup>他的名成業就，置身朝列，參贊樞要，是經過長期浸潤、長養、點檢的過程的。在這首詞裏，我們更不當忽略「點檢」與「着行排列」這種語彙的擬人意蘊。

他性嗜經籍，著作等身，識見高遠，博古通今。第一詞首句寫風暖花乾，正是暮春時節，似已隱隱透露他珍惜年華之意。難道是恐老冉冉其將至，欲有所作為麼？起首「闔門」一詞，也值得注意，《新注》但用一般的解釋，以為是「蘇州西北的城門」，而李誼則以為是「吳王闔閭所建」，他說：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闔門者，以象天門，通闔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闔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sup>⑳</sup>

<sup>⑱</sup> 《新注》：「（點檢），如有人修剪。」仁案：「點檢」二字，以人擬柳，在人為整飭，在柳訓「修剪」亦未為不可。

<sup>⑲</sup> 《新注》：「著行，排成行列。」李誼：《花間集注釋》：「着行，猶成行。杜甫〈鄴城西原送人赴成都府〉：『野花隨處發，宮柳着行新。』」仁案：牛嶠：〈紅薔薇〉詩：「繡簇羅襦不着行」（見《全唐詩》，卷667），「不着行」，謂不成行列。

<sup>⑳</sup> 見所著：《花間集注釋》（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1版）。

這個詞，似乎不僅暗寓己身接近君側之意，<sup>②</sup>更遙與第四首之「吳宮」相呼應，是否與楚國馬王之爭競有關，不得而知，但它暗含寄託諷喻的意思；是不當忽略的。

次句寫柳之風姿，飛絮廣被，妝點春容，所謂「飛遍江城雪不寒」，恐怕多少也暗寓他學養豐腴，有自矜自許之意；而臨水款擺，入「暮」但與「閒人」為伴，晚境暇逸固是矣，寂寞恐怕也不免。日忽忽其將暮，他能望崦嵫而勿迫麼？是則「不甘虛老」的心情尤其可以想見。

這種情形，多少與他久居幕府，但事參贊之閒職不無關係。是於深自矜許之外，似乎又含有自憐自惜之意。第三句的「獨有」二字，語頗沉痛，與第四的「閒人」二字照應關連，不可輕輕放過。他有一首〈浣溪沙〉，似乎可以與此詞參讀，詞云：

落絮飛花滿帝城，看看春盡又傷神，歲華頻度想堪驚。 風月豈惟今日恨，煙霄終待此身榮，未甘虛老負平生。（見《尊前集》。《全唐詩》，卷897亦收。《花間集》未選）。

當春盡花殘絮舞之時，暮臨水驛，他這個憑欄的「閒人」，尙未能甘心虛老有負平生呢！

他看多了興亡盛衰，中原的更代，十國的消長。當時江淮一帶，楚王馬希範生活豪靡，荆南文獻王高從誨幾乎要邯鄲學步，盡情享受一番，卻為孫氏勸阻。可見該地猶是繁華偏安的局面。然老練明達如孟文，當然早已看出大局的趨向，他的第四詞託柳以興感：柳之枯榮，固亦國運攸關。隋亡吳滅，柳亦枯敗。今淮陰之柳，金帶駘駘，猶自弄姿於明月之夜，伴繁華歌舞不絕，在如此動亂的時局之中，而寫如此之景象，恐怕不只是憂傷，應該也兼具諷刺之意。

<sup>②</sup> 王師叔岷先生曾提示：「『閭門』不僅西門之意，恐有宮門之意。」本文循此線索，得以衍成此說，叔岷師啓示之功不敢忘。

《花間》結集，在西元九四〇年，<sup>②</sup>這四詞應該作於此年之前，荆南正是文獻王時代（928—947），也許與他諫王奢淫僭汰之事有關呢。

這便是四詞託興的內涵了！他吟詠的竟是他自己！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則第二詞的「浸潤翻成長養功」一語，一則言柳得水之浸潤以生發茁長，二則喻己受環境之磨練以成長堅強。他物遭水之浸潤或腐爛，柳則不然；他人遇惡劣環境或消沉，孟文則不然。然柳之於水，生態如此，稟賦所然，不足為異。人之於環境，則非盡然如此，是「翻成」二字，不但有強調之功，更且具暗示之效。這樣去領會，不知這個句子，是否還如湯顯祖所說的「拙且蠢」麼？蕭繼宗氏論詞，每嫌輕率，拙作〈溫飛卿詞舊說商榷〉曾數數論及，此不贅述。這四詞，既連湯顯祖都看左，則蕭氏急遽間領會不到，也是很自然的事。《花間》選詞嚴格，歐陽炯〈花間集序〉曾有說明，<sup>③</sup>孟文詞入選六十一首，數量之多，僅次於溫庭筠，如果是「惡札」，恐怕就不會有這樣的情形了。

## 後 記

1992年8月，應史丹福大學之邀，赴該校訪問半年，此文綱要即草於其時。1993年6月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討論會中提出初稿，王師叔岷先生作講評，語多獎掖，並提卓見，啓我良多。修正稿完成則已在其年之冬矣。此文又承學弟楊晉龍校稿，陳銘煌影寄資料，併此致謝。

<sup>②</sup> 歐陽炯：〈花間集序〉云：「時大蜀廣政三年夏四月日序」，後蜀廣政3年，即西元940年。

<sup>③</sup> 〈花間集序〉云：「今衛尉少卿字弘基，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機杼之功。廣會衆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為十卷。」說明選詞之精，編輯之慎，以及接受批評的廣泛。

## 試論孫光憲的四首〈楊柳枝〉

張 以 仁

### 提 要

前人對孫光憲〈楊柳枝〉四詞，評論優劣，頗不齊一。然皆認識不周所致。

本文分析其時〈楊柳枝〉之習慣寫法，掌握其擬人興感要點，以第三詞爲鑰，試啓假設之門；復考究孫氏生平，探索其內心世界，以與四詞比照，自其表象，深入肌理，更輔以其他作品如〈浣溪沙〉，爲之襯托，終於突顯四詞爲連章之作，實係孫氏個人身世心情之托詠，其所擬者，乃孫氏本人，與舊作慣擬美人名士者迥不相同，此點係本文之創發，前人皆未見及。

孫氏詞作，言情之外，更及詠史、弔古、寫景、詠物、邊塞、人物各方面，其範圍之廣，實冠《花間》諸家。復能在立意上推陳出新、化腐爲奇，四詞之外，他作多有之，學者宜深索細品也。

---

## Summary of "A Trial Discussion of Sun Kuang-hsien's (900?-968) Four 'Yang liu chih' (Poplar and Willow Branch) Poems"

Chang Yi-jen

The assessments of former scholars toward the quality of Sun Kuang-hsien's four *tz'u* poems, "Yang liu chih," have been rather varied, yet this is all the result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recognition.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practiced writing technique employed during the writing of the "Yang liu chih" poems, and takes hold of the essential points by which they use imagery to convey human sentiments. Taking the third poem as its key, it attempts to open the door to further conjecture. It next makes an examination into Sun's life, searching into the interior realm of his mind, so as to provide a point for reflecting upon the four poems, and to try move beyond their surface images and penetrate into the depths at their internal order. It further brings in some of his other works, such as "Huan hsi sha," so as to provide a bit of contrast through which the four poems are ultimately brought into sharp relief and revealed to constitute a work in the form of connected sections (*lien-chang*). They in fact turn out to be a poetic expression of the life and sentiments of the author,

---

what they personify is none other than Sun himself. In this the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his previous works, in which he was accustomed to personifying beautiful women and famous men. This last point is the original finding of this essay, no previous scholars have taken notice of it.

Aside from those among Sun's *tz'u* poems that give expression to sentiments, there are also many which touch upon such diverse areas as odes upon historical events, eulogies of antiquity, depictions of scenery, odes upon objects, border posts, and human characters. In terms of his breadth of scope, Sun truly ranks at the top of all the Hua-chien poets. He was further able to set forth ideas by making new use of what is old and transforming the hackneyed into the marvelous, this is the case not only with the four poems, but with many of his other works as well. Students of poetry should examine them in depth and evaluate them carefully.